



建筑会生长

松阳的山水总与人文相映成趣,以“就地取材”的智慧,在竹林深处、古迹之畔、村落之间,雕琢出了自然人文共生的独特空间。

横坑村的竹林剧场,藏在海拔千米的毛竹林深处。这里的毛竹根系相连如大地脉络,竹干柔韧。对于日建设计资深建筑师高岛康史(Takashima)而言,竹子在日本是力量感的象征,但令他意外的是,这股力量也能化作“会生长的建筑”。

春日新笋破土时,竹子被有序下拉,让竹梢在半空织成穹顶,漏下斑驳阳光;秋冬之际,砍去老化的竹干,再将新生竹枝编入框架,整个剧场便随着四季更替“新陈代谢”。“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,也让这个剧场拥有了更持久的生命力,这很治愈。”头顶洒落的阳光仿佛一束聚光灯,点亮了高岛的灵感,“松阳在建筑上的细节令我印象深刻,说不定也能应用在我接下来的项目里。”

当松阳高腔的唱腔在竹间回荡,当露营者的帐篷搭在竹影婆娑处,这片由自然围合的场地,既是祭祀祈福的老地方,也是人与自然对话的新舞台。

松阳城西的官塘路街角,曾是南宋女词人张玉娘的故园。如今,只有兰雪泉井与简陋的“鸚鵡冢”碑刻,诉说着这位“宋代四大女词人之一”的往事。张玉娘诗文馆便在此落地生根。

一圈白色石墙顺着地势蜿蜒,墙外是车水马龙,墙内却自成天地。墙体基座既是街边的绿植花槽,也是供人休憩的石凳。刻满诗词的石板如展开的书页,引导外国嘉宾沿着一条迂回的小径,缓缓走进树荫笼罩的迫思区。这里没有高墙深院的隔阂,路过的行人可随时驻足读一首词,坐在石凳上听风掠过树梢,让城市一角变成可触摸的文化诗行。

位于大东坝镇石仓村的契约博物馆,则像从山坡上“长”出来的石头房子。这里曾是明清时期土地交易的热土,至今留存着数千件契约文书,堪称中国乡村社会的“活化石”。

契约博物馆用当地石材砌成梯田般的墙体,远看如河岸护坡,与山水浑然一体。走进室内,顶光沿着墙根勾勒出展柜的轮廓,明暗对比间,契约上的字迹仿佛在时光中苏醒。“城市建筑的钢筋混凝土很难体现时间的沉淀。这里通过石材的运用,很好展现了当地历史的厚重感。”透过景窗,高岛望见石仓溪对岸的村落炊烟,也听见水渠潺潺的水声,这座博物馆不仅是历史的注脚,也是当地村民的“公共客厅”。农闲时坐在石墙根下纳凉,节庆时在室外广场舞起“山边马灯”,博物馆不再是高冷的殿堂,而是烟火气里的文化驿站。

老房会新生

松阳的老建筑从来不是岁月的标本,而是激活乡村活力的钥匙。当百年宗祠遇上先锋设计,当传统豆腐坊变身体验空间,松阳的“建筑活化”让古老村落与文化消费碰撞出了火花。

穿过松阳县城文里街区的青石板路,来自智利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主任建筑师白宝龙(Pablo)遇见了松阳最诗意的“新旧对话”——文里·松阳三庙文化交流中心。这座由普利兹克奖得主刘家琨操刀的改造项目,让衰败的宗祠、粮仓、老办公楼重获新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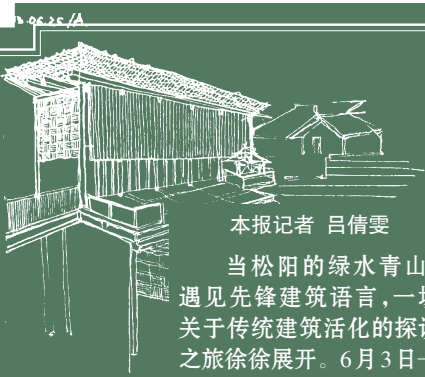
曾经的粮仓褪去水泥外衣,露出夯土墙的肌理,成为举办现代艺术展的展厅,街角的老办公楼成为藏着茶香与书墨香的民宿,推开窗就是百年古樟的浓荫。在白宝龙看来,这里没有生硬的“复古”或刻意的“网红感”。“我接到的不少建筑项目,常常会要求我把建筑的外立面设计得很有视觉冲击力。但松阳乡村建筑的外立面都很原始低调,反而在内部别有洞天,让人很有探索欲。”

从松阳县城往山间走,大东坝镇蔡宅村的豆腐工坊为外国嘉宾讲述了另一个建筑活化故事。

这个被石仓溪环抱的古村,曾因家庭豆腐作坊的卫生瓶颈困在深山。如今,顺着山势绵延而上的木质工坊,像一条从传统游向现代的“流水线”:原料准备区的石磨与不锈钢容器并肩而立,磨浆区的蒸汽裹着豆香漫过木廊,来自法国的夏邦杰建筑合伙人、中国总经理周雯怡(Zhou)沿着参观通廊拾级而上,她既看见了老师傅点卤时手腕翻转的老技艺,也看到了标准化生产车间的新面貌。

工坊用木装配结构呼应着村里的榫卯老屋,更用合作社模式把农户拧成一股绳。村民种的黄豆成了统一收购的原料,闲置的老宅改造成游客体验的手作工坊。

松阳的乡村建筑活化从来不是简单的“修旧如旧”,而是让老空间长出新功能。“20多年前,我在欧洲留学时,看到古村落保存得很好,在里面的生活水平也很现代,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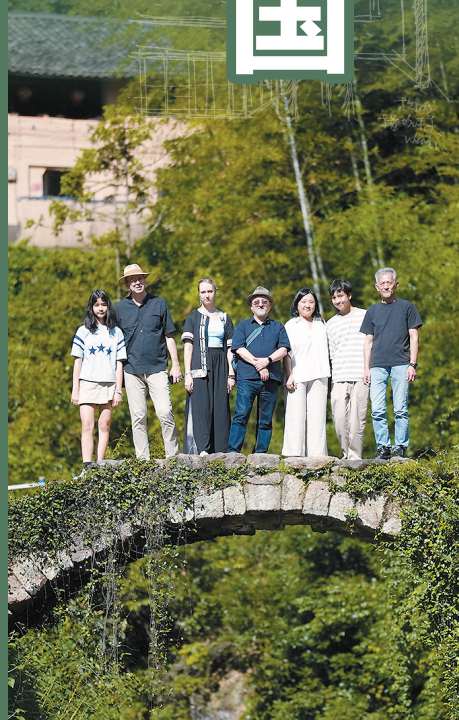


本报记者 吕倩雯

当松阳的绿水青山,遇见先锋建筑语言,一场关于传统建筑活化的探访之旅徐徐展开。6月3日—5日,“老外看松阳·相约乡村建筑”活动于浙江松阳举办。来自法国、智利、日本、俄罗斯等国的建筑领域专家,循着刘家琨、徐甜甜等国际知名建筑师的匠心足迹,走进黄墙黛瓦的古村巷陌,领略来自“古典中国的县域样本”的独特魅力,感受松阳传统乡土与当代建筑的共生故事。



扫码看视频

遇见古典中国
在松阳周雯怡 阿德利亚 绘
李锦涛 摄 邵晓艳 制图

时我就想,什么时候中国的村落也能做到这一点。”周雯怡说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中国农村往往会选择拆除老屋建楼房,松阳能把传统村落风貌完整保留非常难得,“这次来到松阳,我看到乡村振兴和建筑遗产保护走出了一条新路子。我们已经开始避免大规模商业化运作,而是把触及人民共融的精神世界的东西植入乡村生活。”

美学会对话

当艺术的种子撒进这片黄墙黛瓦的土地,两座从旧建筑里“生长”出来的现代艺术场馆,用编织的诗意与木拱的哲思,为古村织就一张连接世界的艺术之网。

“从久居的都市来到松阳,我感到很舒适。在这里我能休憩身心,梳理思绪,也能酝酿新的设计灵感。”进入松庄村是一个寻找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过程,穿过村口大树,来自俄罗斯的建筑师、自媒体博主阿德利亚(Adelia)眼前豁然开朗,青山环抱的黄泥房舍间,一栋红白相间的建筑矗立眼前。这座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砖混民房,经设计师之手,已成为当地最先锋的艺术地标。

设计师从村民编斗笠、织畲族彩带的日常中撷取灵感,将吊顶专用材料铝方通漆成三面红一面白,模拟织梭穿梭的轨迹,为建筑披上轻盈“纱衣”。清晨,阳光穿透格栅在地面织出菱形光斑;正午,红色铝条在绿树掩映下跳跃如焰;暮色中,白色立面又化作山岚的镜像,与远处的梯田云海融为一体。更妙的是屋顶的“四重奏”空间,高低错落的平台上,半透遮阳篷随山势起伏,既是观景台,也是艺术家举办露天展览的舞台。那些曾因年轻人外流而濒临失传的编织技艺,如今通过建筑的肌理重新被看见。

“我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优秀的艺术家、建筑师选择从城市来到乡村。他们接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,这可以帮助他们在当地打造出优秀的作品,而松阳乡村也为这些专业人士提供了自由的创作空间,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。”当阿德利亚沿着膳垄村的青石板路往村深处走时,玖层云水美术馆则用另一种姿态向她诉说着艺术建筑之美。

玖层云水美术馆的建筑源自村中三座破旧老屋,经过改建后焕然一新。美术馆的外墙是黄墙黛瓦,内部装饰以石头为主,与古村的自然肌理相互融合。美术馆屋顶则依靠山势,将传统木拱桥的平行边约束、等跨度、等矢高的形态,发展为非平行边约束、变跨度、变矢高的编木拱屋架,而这项技术的原型,可见于北宋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汴水虹桥。

除了玖层云水美术馆外,植物艺术空间、摄影馆、竹制品共富工坊等一批公共艺术空间,让一个不起眼的“空心村”变身为一座“大美术馆”,从土地里自然生长出了“艺术新芽”。

村落会呼吸

在松阳的古村落,时间是以云雾计算的。一年200多天,你都能看见乳白的云海漫过山脊。清晨推开窗,云雾就悬在屋檐下。思达建筑设计创办人、总裁,法国国家建筑师皮埃尔(Pierre)说,松阳的乡村建筑,不是凝固的风景,而是让人放缓脚步的理由。

沿着蜿蜒的山路驶入杨家堂村,最先迎接他的是村口两棵500岁的“夫妻树”。古樟树的枝干在半空交织成拱,树根如老人交握的手深深扎进泥土。穿过树影斑驳的古道,30余幢清代夯土老屋正披着斜阳的金箔,从山脚层层叠叠攀向山巅,远看像一座微缩的布达拉宫,墙缝间都浸着岁月的琥珀色。

宋氏宗祠的飞檐仍挂着百年前的风雨,五龙社庙的香火依旧在晨昏中缭绕,远处的黛瓦屋顶正浮着几缕炊烟。皮埃尔眼前的一切,似乎都慢了起来:“中国的城市生活节奏很快,但松阳却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专注在乡村建筑上,用上数年的时间修缮一砖一瓦,让这里的村落慢慢在一草一木间重焕生机。在这里,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来自自然的温度、文化的深度。”

从杨家堂往云雾更深处走,陈家铺村像一枚悬在海拔800米崖壁上的蜂巢。600多年来,层层叠叠的老屋沿着山势生长,石阶小巷如脉络般贯通全村,祠堂、香火堂、社庙、古民居错落分布,行走其间,仿佛穿越回明清时期的山居生活。而让陈家铺村出圈的,则是村里的建在悬崖边的先锋书店,它被誉为“中国最美乡村书店”。

推开黑色木门,老房梁与新书架在暖光中对话,落地窗将云海与梯田框成动态的画。书店深处的冥想空间铺着粗麻蒲团,皮埃尔与相邻而坐的猫咪成为此刻的一处风景。松阳的古村建筑,用黄泥墙的温热、木梁的肌理、窗棂的雕花,打造出让人身心松弛的现代空间。

倚在杨家堂深处的木亭前,周雯怡用纸笔描绘夕阳为老屋镀金边的场景:“这次松阳之行为我打开了一扇灵感之窗,我一定会再来,探索松阳更多的建筑之美。”